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黄奕邉

水心集卷十七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蔡知閤墓誌銘

公蔡姓必勝其名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為温州平陽人曾祖岳祖欽父蔚贈武徳郎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帥皆小袖衫拜庭下

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召審察樞密使欲
除學官且致意於公賜公恥之謝有疾出副東南十一
將捕獲茶鹽當賞公不自言召試閤門舍人曾覿用事
與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
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晷上詰難反覆公辨奏從容手
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毋喪不赴知邵州州論擇方面
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
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

所錢歲八萬溪惡舟敗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
邵人乞更留一年勒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
光宗召復為閤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
問蔡某何時服除召復為帶御器械時御帶員足公辭
詔員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會覲對宮僚歎
息言佳士難得退朝常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
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閤門煞有人稱道今去幾何
比来安否其再為舍人也知閤有闕將用公執政亟召

劉敬授之上固不快至是遂召知閤門事公以前此無用士人固辭弗許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令上即位上却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中驚悚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强盗十人囚稱寃公疑之官吏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因姑自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趣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為神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為業前後不能禁公

日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為總首旬一按試兩界以安有効用張㬇聚衆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寨邊人兇懼公發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俘㬇以歸斬於市然後以聞諸將歎服自謂不及也擢知廬州公既領方鎮經度久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後肥河修巢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民願為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中為寨屋五百敖倉七十

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久方行而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過其舊金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輒上聞公奏拘縻内地從之除吉州刺史提舉崇道觀將用為揚州命垂下嘉泰三年八月甲寅卒年六十四開禧元年閏月壬午葬瑞安縣靈峯寺後山妻楊氏封宜人子儀保義郎新閤門看班祗候任迪功

郎江東安撫司幹官信承節郎新閤門看班祗候儔其
官女適吉州教授徐涇先卒孫男六人孫女五人公為
政求下疾苦審郡利病條畫修廢先後必倫未嘗立名
字斂財而常以其餘與民歲時寒苦賙其尤貧不自業
者親至學宮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起在廬封馬
亮包拯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於楚新其塋廟
以公田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居南安公時守池
將乞宮觀祿歸為徐公奉其母徐公驚歎固止之四方

名士擯于家者不以密疎存問無虛歲葢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也而又有大者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苒苒未平外庭不知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訐至上寛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洶動無不譏切過宫者甚至羣以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

還内袴緎為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侯
疾瘳公不揺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
殆未曉夫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曰御朝自如兹所以為
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既而孝宗大漸上
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輒奔赴或傳某軍
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數人私竊以家
去者甚衆近幸富民競匿重資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
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而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

王長若豫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
降出一草茅書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
副不豫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爾然試合辭以請
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
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
夫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儻白太皇
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
公汝愚往反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閤門公素善侂胄曰

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佗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佗胄見趙公參語因知省關禮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杲飭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

寧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之力也及侂胄恃功專恣立黨論為傾者方因之而知閤劉弼又內忌公即脇説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參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繇是疎公出為池州公歎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將革命懸漏刻而吾判家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妄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絶口祕前事侂胄果為飛語中趙公貶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為太師郡王擅國命絶

席卿相而公連剌外州黙黙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為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弗敢闕以待信史焉銘曰

昔孝宗重武科時蔡公首應臚甚易良不俠麤吏外內絶尤殊領賓閣前比無遭危疑逮大謨上龍飛公手扶出三州自戲娛翩其往誰特書萬山中林集烏裨斯令振古初

徐道暉墓誌銘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説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斵思尤奇皆横絶欻起氷懸雪跨使讀者變踔憀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葢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脁永明體出士爭效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束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

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豨苓桔梗時而為
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丸投區矢破
的此唐人之精也然猒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
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
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
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
卿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
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

秀字紫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額兩村

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運使直閣郎中王公墓誌銘

公王氏諱文禮字立之余既為興之銘墓論其家世詳

矣興之公兄也初公繇太學用詹事恩補承務郎監湖

州烏青鎮有醫善為方得賜帶如從官吏畏之宴聖節

居卿監上公按令黜其班又有訟其留人子女者奪以

還民醫不勝忿挾他勢揺公因力求去知泉州惠安丞
時禁私菴寮有壯屋號彌陀菴主僧倚郡將請囑爲姦
利公捕立毀撤守怒詰問不測公徐疏以實守因敬公
薦其賢遷軍器所幹辦公事闕蜀帥辟鈐轄幹官蕪制
司眉之豪王姓養族人子族人爲大官併冒其籍已而
有子族人子曰籍之財皆吾故物也不與弟一錢愬之
二十年三獲罪矣公歎曰世未有齎巨産而子於人者
且安得異籍遂中分之其兄乃服詣公謝一蜀傳誦以

為名判授湖北營田幹官瀘帥張孝芳被殺賊黨多免死配流過江陵公請帥奏於朝正其罪會慶節禮畢吏以例白留山棚元夕張燈可就用也公曰歲不稔民且饑宴遊可預計耶力勸止之會公再從蜀帥辟機宜文字將祖道公曰山棚尚在不敢帥亟命除而後赴坐人兩賢之吳挺死屬光宗不豫久未遣代或謂吳氏世捍蜀故名吳家軍當暫置其子弟以俟命不然變生既而果攝事者至軍亦皆死蜀人尤懼獨公持不可復選李

世廣攝又半載朝廷始用張照而以李為副衆乃定辟知黎州西南夷曳失索結連青羌吐蕃五部並反公切責諸將曰爾輩常諷蠻使叛而欲買降之利在已是以邊禍屢作取最甚者趙鼎魏大壽劾罷之拔義勇正將楊師傑委以討賊大渡河側有聚落曰三村居民百餘家素為羌鄉導賊資以入寇公誘降之徙於內地邛部川王者盛於諸羌有女兒城賊借以出兵公以逆順喻之願助王師曳失索勢始離然猶舉數千人圍安靜寨

公厚賞募士内外合擊大破賊斬獲糧仗得免者十三四諸將欲乘勝渡河公止之曳失索請以買和舊約得犒而降公不許曰汝能斂兵束手當貸汝死否惟有戰耳公於安靜新舊寨中間擇險要築良溪寨視二寨之闕修完之踰年曳失索乞降甚哀公已移知常州矣為庭受禮畢遝去曳失索泣送曰我以安撫恩威故來今安歸乎公慰遣曰汝第馴弭王化無他慮也自曳失索畔服二年中公本末精審不失機變今載其大者如此

常之獄有手刃傭主及家數人皆死焚其廬州以無證
佐奏裁公亟具駁論如法公在常如詹事治鄱以明義
厚俗省爭論為本滯案如山予奪皆盡秩且滿旱乾無
雨公疏救荒莫若預紹熙末費數十百萬而人相枕死
如故者行之晚也又禁米不出境麵無越疆雖貴家護
載上司督發皆不聽是歲田無慝稈而民食猶自如朝
廷命公留將卒行之不樂者排公竟罷起知徳安府改
太府丞除考功郎建言磨勘法文臣以四年武臣以五

年而起理必自五六年之一日然或四五年而爲歲六十九則五六年之一日而有不得任其後者矣非天子所以優臣下也請限歲終得磨勘至今行之出遷江東轉運判官約浮拾漏未久有錢三十萬緡别藏以待非常爲部内損積逋減月解廣德賑饑宣州南康修學養士費皆自出急吏緩民損上益下隨形糾割風俗大改加直祕閣仍運判以病主冲佑觀歸至蘭溪開禧二年六月十九日卒前數日與余書論事耿耿不疑其有疾

也十二月辛酉葬於白巖宜人萬氏先卒再室以張氏子曰仲龍迪功郎江淮宣撫司准備差遣曰驛其官曰驌二壻曰朱緼厚曰薛師謙公果敢激烈當官職與事遇法理不順者直前疏治矢縱川決莫敢嬰忤信其志雖雷霆獨立猶面折無諱也在荆州向余劇語詹事紹隆間憂勞忠慮於時正邪賢不肖一一記憶無遺失能知兄弟之意以達之於行事步趨若一人尺度若一手至充之於性放之於古其不合者少矣而甚公者曰此

一家政事爾余昔至泉距詹事三十五年矣其人思而愛之如初至浮光興之遺蹟又余所親見及公攝閫而遽去去常而復游也畫像以祠刋石以紀傾郭而逆送扶舟而後先不絶也一家政事何如哉然則為公子孫者皆勤其業皆遵其教民世世被之皆曰一家政事然也不亦善乎銘曰

仁智同源而異術鹽梅同味而異物偉歟立之而以剛閫濟之以仁從兄之温高岡千尋洪流萬里不為清談

著於已事非色非聲衆人毋之咨爾後來尚稱祖之

陳叔向墓誌銘

叔向名棨姓陳氏處州青田人父彦成宣教郎致仕君第進士莆田主簿攝尉盜獲法應改官君歎曰彼罪且死而吾利之耶簿緣故例掌僧租僧遺簿米有定數囊山一寺至六十石簿得之安君一掃絶教授婺州教官歲取錢米於學取職田於東陽縣數百千君别藏之為諸生市書略具焉又教南外陸宗院趙丞相知福州君

謂趙公未知道指告提耳累千餘言併以崇飲飾游為戒趙公矍然受規薦審察授淮南運斡方議修石梁凡梁堰君言今果行此則真滁和涵浸失業濠光安豐恐不保護六郡體大備囯當别求事遂格運司交幣將半而金主卒北人要君改服君止不渡淮或勸姑聽許君曰漕檄令輸銀絹耳無預弔卹必若改服須奏聞也金不能奪竟常服而畢知平陽縣號為劇煩君臨以至誠適緩急之中吏民畏悅紹熙五年正月五日卒官年五

十六夫人洪氏後十四年卒子志仁志義五女嫁者鄉貢進士洪緯康伯起太學生劉之海之海死迪功郎監海鹽買納場席葆慶元四年十二月甲申葬永嘉縣三洲臺湖山乾道淳熙中問學日盛士梯山棧谷自力於善君仕不希舉有輒推其僚事父孝謹宣教君病不解衣數月兄弟相愛友門內諧樂無疾聲遽色祭廟以主合族以宗行義修內外完彬彬乎一鄉之和也有吉人良士之實矣君既與魏益之游每恨志慮昏而無所明

記憶煩而不足賴益之因教以盡棄所懐獨立於物之初未久忽大悟洪纖大小高下曲直皆髣髴若有見焉自是以師道歸益之且疑吕伯恭誦書徒多朱元晦修方不療時吕公已下世矣朱公雖論未合然重其調直無隱士有比君取者必使往從之曰可以寡過也昔孔子稱憤啓悱發舉一而反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於能保四海往往近於今之所謂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也一造而盡獲莊佛氏之妄

也叔向棓包蒙之鑰遊於廣大而常自言用功益難進道愈遠古人令人皆未可輕議其勵志勇猛葢不以悟自足也而益之不然獨守其悟而百聖之戶庭虛矣然列叔向之所以異於其師者益之亦未暇詳也二君死餘二十年余復老病追念往事悲慨無巳銘曰

履毌而行尊言約而義富經術修明表裏純茂美玉精金宜在清廟此趙公薦叔向之美也叔向之斸拂趙公如彼也趙公之敬聽叔向如此此也嗚呼能用功名顯有

以也

黄子耕墓誌銘

子耕名𤯝黄氏自金華遷分寧至本朝為豫章聞家矣給事中廉曾祖也户部尚書叔敖祖也朝散大夫壄父也太史庭堅字魯直者從祖也天下盡宗太史詩外夷殊域皆稱江西而黄氏繇此不獨為豫章聞家也子耕澄潤明澈雅服纁藉纖塵點俗揮絶限域人謂喚起魯直矣讀其詩詞如逗幽蹲超高丘宇宙竒曠風露綽約

人又謂非子耕所能魯直遺墨散落收拾未盡爾子耕不恃家學挈從郭子和朱元晦甚久取友雖魁傑士而皆行篤言信步步著繩墨未嘗放達而好恣漭蕩而無程也故子耕蚕歲名重江西調瑞昌主簿監文思院天子郊見上公貂蟬久遠暗淡大禮事務惶恐以咨子耕子耕出祇候庫牒指曰此未嘗許重鍍也且安所取金事務怒曰監官不材吏輩自飾之子耕笑曰大臣莊其首所以敬天也若專知陪備豈勝任耶事務以為玩已

益怒盛氣將効子耕或曰彼事大臣以禮子事大臣以諂可乎事務㪿而止先是湖北安撫使章森薦可職事官前宰相趙雄知洪州又與轉運判官林湜薦至是給舍侍從又交薦要人使所親招之不往因其知盧陽縣遂以為堂除五溪故猺獠族種逼迫雜耕省地上氣勢自谿縣官不能主令子耕陳詩勸曉有公事立期信使之緊慢應手如一家人監司又爭薦朝廷第其語子耕亟擾處州通判經總制有額無錢十收六七每歲三

月右曹按籍按之有展减磨勘之文俗號爲殿最綱其法必行通判畀辭借繫省預斂牙契常爲殿矣子耕會一郡成賦法應隸經總者以十年中酌取之閣免其逋負錢額均等故態盡革更爲最矣兩浙薦士又以子耕爲首主管官告院大理寺簿軍器監丞歲爲三遷善類皆喜曰嚮用矣然子耕意不樂間行西湖戴蓮葉旁擊汰慨然歎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有清味何耶豈髦耶抑市朝山林故相違耶遂以貧

請去知台州又年餘以從弟死請歸哭之論者頗疑其
迂子耕請不已知袁州過撫州哭弟哀甚得疾即謝事
諸子進藥不肯飲勉以喪禮而已嘉定五年九月二十
二日拍牀呼曰可行矣夜漏上十刻手書起字烓掖之
坐良久卒年六十三六年二月丙申葬分寧縣雙井夫
人吳氏子曰烓國子進士埜子耕卒後二十日亦卒曰
在女嫁承事郎監隆興府苗米倉趙崇斌先卒孫曰鏶
初子耕得台州知其家世者謂晩暮以嗐子耕子耕曰

其書生蒙此過矣既至則勤苦夙夜先勸後禁訟牒舊千計銷縮纔百餘悍頑易節嵓險改行而郡稱平治自項吏道熏習所師用往往暴民之事也有欲行惠利者共嗤笑之而州素簡陋禮文所當施而有闕者輒曰吾未暇也子耕於酒稅不用最高比私賣偷瞞陰縱之減則例添升方人感其寬既而課入皆多於舊虛籍坊場錢百餘萬非本界也壹償不自列而在民者猶大半貸不復取縣當輸錢七千萬子耕曰前後相承至此爾不

能為鞭撻費也盡除之為濟糶倉貯穀青黄時下其價使不踴為抵當庫儲錢雨雪時量民急與之置叢冢二葬棺千五百置養濟院左為安老右為慈幼又别造安濟坊以居病囚凡此皆自有子本使後不廢不徒為之名也廟學隘首增修創櫺星門益諸生食有詞訴稱小學生者建小學擇學諭教之製釋奠冕服而儀門之兩廡僦為賈區久矣徙而新之更作麗譙完城益壘班春閲武皆具亭觀坊巷表揭悉可别識其費各數十百萬

然後畿内之公侯秦漢之郡國稱其制矣余觀子耕了外物成壞猶影像空寂然而毫末愛惜於贏虧有無之間急迫備預於歲月倏忽之頃常食糟美鰌芻家人不知從太守為樂也特重教義興滅繼絶任為已責方纂郡志或言謝顯道家焉訪之有謝官人者常代院長送符帖蓋親孫也子耕對之泣與冠帶買田宅祀顯道於二程之次曰自今其為士人不知竟能如子耕志否昔人稱顧覬之晝日垂簾門堦閴寂彼將不以名蹟衒其

志歟雖然使用世者皆若于耕之為則治不勝舉而古人之功効可奐矣銘曰

其文也鷙其清也鶴雖競於善而實無作魯直之宗百年再振雙井有名為子復新

台州教授高君墓誌銘

君名松字國楹姓高氏福州長溪人曾祖亶祖亨不仕父融有素履起家衡州司戶參軍既乃避其官與野僧遊一節獨往經年忘歸家人常訪求深山始得之君紹

熙元年中第授臨海主簿青田尉不赴教授台州嘉定四年十二月六日卒年五十八夫人何氏先卒三子峻屼崍一女從浮屠六年後九月某日葬廉江山門始陳君舉為名師自出新學文體一變集處多老成俊特君少年能探請深處語移日精銳鋒起同進皆回目盼末坐試入高選史丞相當舉送奇之更擢第一然君不專為科舉每黎明讀書夜丙止書益多見聞益高遠華枝蔓葉自然消落以是不驟合於俗而昔之同進反先達

矣葢二十年方有名第既而司戶死母陳夫人又死君益以其間放肆於書尋流會源今古終極不輕費一卷頃為洗沐地也又二十年同年或已改官登朝而君方至台州故例博士撰解訓一二通據案抗聲讀諸生俯首聽謂之講書君曰是何所明耶令更進迭問疑難交發滿意而退士人喜來學日衆學既久敝欲大釐改令下一郡父兄歎服然君已病矣嗟夫君不以老厭仕幾及時也不以貧願仕幾有行也時有早莫莫亦可也而

猶無時何也行有大小小亦可也而猶無行何也始之難於仕不忘修也仕而難於祿愈其修也修之數十年矣而用之不能終日何也孔氏之言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嗟夫君亦不能穡而已蓄數十年之種而芽無獲焉銘曰

吾嘗歸自南方而過桐山之里始脫幽險愛其衍美模山寫水宜產文士曷又閟之尚以孫子

戴夫人墓誌銘

夫人戴氏黄巖人嫁同縣丁世雄年四十七慶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卒十二月二十一日葬從其夫子木其官復其官初少雲外豪華中易直價傾一縣客自天台鴈蕩者多歸之少雲必留張飲佩蘭瀹茗窮日夜與娛樂夫人整坐裏向杯酒甌羹凡贈遺之物親自經手飲散少雲鼻息鼾鼾夫人吹燈起撿料内外復治具如昨日矣如是終少雲之身少雲卒木生十五歲夫人趣使請余為銘意欲永其夫之傳也木遂走他郡從碩師而

夫人方翻拆舊廬斂工斵材比歸則高屋長梁瓦染皆
奐然矣又不幸死早二子未極壯長然家事已治遵行
之自若十年間木登科佐安撫使幕報旗動牒交道同
時射策知名士絡繹踵門為士大夫家丁材未有也夫
人及少雲歡喜於墓下曰得吾願哉余每患世之夫婦
殊性有所經營其夫欲廣婦必曰狹肴設於外夫欲崇
侈婦必以儉人有求假夫子欲與婦輒恡固論已定慮
已行婦從中沮止十事稀八九壞矣雖然陽疏而陰密

一於張施而無以擎聚則家亦或不成未可盡非也若夫德與夫同趨好不異夫有滯意委曲以申之夫雖開喻斥夫反過洗其陋完其鄙襲其鍥補其譾人以是為非婦人之常也然而益厚其家非禀摯之卓安能若夫人是也余嘉夫人與少雲志合類從終以畀其子孫也故復為銘銘曰

苦種之木陰復陰昔讀之書單厥心其牆幾仞髙自今

劉子怡墓誌銘

先此七八十年仙居清通兩鄉間有隱者劉君名愈字達之學佛得空解自稱無相紹興庚午大饑民將流亡君顧令平治險道不足又以其家山林從使樵賣不足遂以砧基簿貸米於官足之比及秋穫自償也甲戌復饑民相誘為刼稠樹村尤甚縣尉不敢前議益以鄉兵君曰人心方揺激則愈亂矣單馬至下渡潭坐酒坊呼其首鄭重開説衆悟且慚相謂曰昔劉居士救我死以有今日不可違也遂散去餘亦隨止隆興壬午癸未大

風甲申大旱草根木實俱盡君亟入匭函乞發常平賣度僧牒轉糴他州詞甚哀痛上大驚曰温州荒耶此何人者能為朕言時太守表孚代歸中道詔令復還以君書付之悉如其請是三大饑長老所記號為厄運而楠溪之人能團聚生活不殫殘於饑羸者君力也溪有石出中流大如兩楹屋其下為洞穴號石欹舟失勢瞬息已投欹中君與鄉人陳常謀曰是不可鑿累石障之水别行乃免或架木為櫨以下魚者雨暴集則舟泊不敢

動自菰田至潮際相望也君為白縣皆撤去自是始安流矣州賣鹽七十四萬八千餘斤吏抑配四五等戶常以一徵二日較月比民不賴存君遣子扣御史曰天下疾愁安有公不知知安有不言乎得罷增數者十餘萬斤君曰是何足以寬民爭六年不已竟減二十五萬餘斤至今民不復賣鹽然後生或不知為君賜也君既以人利害為身苦樂酸儒窶子相和趨之飯羹不完飽錢不物凖作家計俄又割裂伺於枕候於垣出門不暇遠

家人曰吾翁其返舍則異色人四集如市矣六子五姪皆樸靜重訥未嘗程督鵠侍株立不一亂聲色幼子偲君愛之曰能大吾門士偲方實詳審時然後言輩行推為鉅人長者君所欲行奉命恐後寒暑千里外舉無惰容君既卒家稍衰遇事力不能應縮手皺眉噓氣而已士偲死子公億眩悶踴没涕麼㯳地而言曰屈吾父哉抑吾祖哉余少學於君數其前後師儒葢有名士也論堂肆室皆整㽕書法帖皆備程張密語蘇黃快句子孫

皆班班能道之今兩鄉文物爭自磨洗齊衡一州自君始也方其時寒谷窮人拜手加額倚君為命拯難闢阻臻於夷行其德大矣而報効顧茫然何哉豈富貴利樂必自占而忘巳以徇人破家而就義者勢固當爾耶禹稷憂天下饑溺孟子以為顏回同道蓋其位分各使然也君一夫微甚而憂衆人之饑溺踰其分出其位矣豈天意遂不許也余不能知也故因士偲葬書以遺公億勒其冢旁以俟窮理者考焉士偲字子怡余友也銘曰

畲溪之丘粟可倉兮導溪之流舟可方兮扶其艱凶底太康兮闡其字文中州抗兮猗嗟若人孰可忘兮曷未報之問彼蒼兮

劉夫人墓誌銘

宜人姓劉氏名善敬永嘉人祖安上給事中父誥監泉州市舶務夫鮑濂朝散大夫知融州嘉定五年年六十四七月二十四日卒七年正月十八日葬仙桂鄉安豐奥子椝早卒埜寧德縣尉孫嵤將仕郎畱鼎始清卿喜

禪學趺坐辟觀湛慧凝寂而埜闕古今宗説蔓衍數百千卷横豎案上脈理斷絶闕下勘㸃曰某話墮某未圓山袍野衲為不請之友所造詣人莫測也夫人素無婦女氣習簡服用鄙塗飾資度冲遠聞清卿與埜持論月邁歲往性現根熟一旦昭徹情識俱盡機鐍洞照時出頌偈迥脱常語既病以珠步揺付埜曰以是具棺衾垂畢閱視盥手而逝埜為余言如此昔龎藴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為死言論

播於天下浮屠世世記之以為超異奇特人也雖然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夫人佐其夫有恩淸鄉病八年一飯皆自煑内事無鉞縷不整家行無纖髮不備欲樂棲止倫紀通明若是而共遊乎方之外可也非為蘊者也銘曰

既歇既休不避不流何淨何垢無前無後

沈仲一墓誌銘

沈君名體仁字仲一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温州為瑞安

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糜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君生後百餘年珍其遺書嚴奉若蓍蔡志意閎雅鄙遠聲利常言沈氏本以儒術廉恥高門戶奈何求官達問生產與俗人較高下哉敬士好文十室之譽一詠之工無不降屈坐者滿堂酬義侃侃夜後市音闃寂乃聞獨誦聲琅然嘉定四年君年六十二卒許令適遇來余謂令仲一疾幸少平何遽令曰吾行也邑之大夫集仲一

所為别勞動而然余始疑君豈為縣多交闗耶而力病至此令慘戚良久曰自吾為邑三年仲一無指尖訟到庭然守煎倅逼時輟假不吝吾賴仲一常兄事之然每節朔束帶相看啜茗徑去矣歷十餘令無不然者其力病至此為禮爾余以是多其保家有常節也又叅之所聞君終身有師陳君舉是已記其言觀其行老而益恭然不依以為重其取友道廣賢者親之貧者存之授廬丐食死而不貳然不恃以自重葢其持身有常度也天

行或饑凶民利欲建置君卒先推與無疑然歲熟不以為德役成不以為功彼偶汗漫敗事亦無恨意不追誚首議者葢其應事有常凖也凡若此豈於君於法盡書之亦為後世法也夫人項氏四子曰楹曰東卿曰焕道曰得翁為尼未嫁七女張埴趙炳項振王薛仲序丘仲案為其壻埴筠州録叅仲序鎮江府司户仲案將仕郎五年楹等葬君於北湖馬奥山而以項氏之命來曰吾夫行事知者以為賢不知者以為難吾雖婦人不敢廢

也其在時手鈔予文自甲至癸戒東卿異日死不得斯文以銘吾墓猶不葬也余念一生與君相邂逅不數四列禦寇之於南郭子踈矣有間矣而能望余深如此豈其寄情高遠真有在於形質之外邪銘曰

氷肝雪膽自琢磨書林畫苑紛交羅詩得好語終夜哦令雖遠矣山之阿豈無風月相與過

胡崇禮墓誌銘

崇禮胡氏名樽會稽餘姚人自承務郎監臨安府樓店

務西京中嶽廟兩浙轉運使浙西茶鹽司幹官慶元元年五月某日卒於吳年四十九二年十二月某日葬翁湖山夫人周氏二子衛衎二女長嫁歙縣主簿石孝淳崇禮本末單厚終始信實啓發穎鋭而守以凝固激厲勇敢而行以和順俗所溺惰戲鄙詐未嘗留色衆所競儇巧黠慧未嘗接心父禮部尚書沂乾道名卿衣冠推其表則兄監回易庫拱淳熙名士朋友載其言行崇禮步趨顧者省無一事不以父兄為法夢想跂及無一念

不以家門為重先世故書緹囊珍篋重封之屏几遺字寵玩往復或移日尚書階不及謚崇禮頓首麗正門請曰先臣幸以詹事侍陛下東宮光宗惻然特賜謚既定章簡又曰此非所以謚臣父也卒易獻簡乃已回易不幸棄盛年崇禮悲哀思慕自罷官乞岳祠曰不得是無以葬吾兄餘姚之胡岡連壟接者八世矣族人貧富相通親疎相邮墮枝脫葉亦使自存越人言松檟壽鬱能無毀傷者或羨胡氏葢崇禮營護其間也在運司衆諸

縣板帳一日條無名重賦白於長請盡除之長憚其直
遜為謝曰當議而行不敢迂也甲寅乙卯歲浙西先旱
後水湖常州死無虚室縣梁河堤積屍千數崇禮泣愬
於朝適會所知為丞相急轉米多賣僧去長興安言山
谷中緣門糜飲之民賴以少蘇既而崇禮良苦被疾遂
不起此皆其親戚所記鄉里所傳而余識崇禮且見且
聞不忘者也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學教閩浙士有陸
子静後出號稱徑要簡捷諸生或立語已感動悟入矣

以故越人為其學尤衆雨併笠夜續燈聚崇禮之家皆澄坐内覸周氏賢明身治鮭菜供飯羮歷歲閲閏無改其度士既成名無不向重崇禮謂宜世用然竟不遇不壽死死後十五日周氏死又八日幼女亦死衛衍尚少浮柩縱横而歸吴越人皆咨嗟痛惜以為天之於吉人善士何其不少假易至此而崇禮執義秉德既乏之為善之報而死亡摧折之憯反加甚耶然其後未久衛登進士第登朝今為朝奉郎通判明州衍後其兄通直郎知

黄巖縣贈崇禮官五品周氏安人胡氏其復起起必崇禮子孫而天之於吉人善士其終不虛其應特有久近淺深而已嘉定六年冬衛偶來永嘉見余言舊事相對歎息余觀衛懇懇於學術衰廢之餘補綴張設若欲繼其先者嗚呼是胡氏義理德性之傳而崇禮之靈所以相之也影響遲速何足計哉銘曰

生而知方學而蹈道職當成身豈限常報淺耕先稷深種後收靜而自至福焉待求露楸亭亭雲塚冪冪崇禮

之銘於以尚德

水心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水心集卷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黄奕遐

水心集卷十八

宋 葉適 撰

墓誌銘

陳秀伯墓誌銘

平陽豪士陳君堯英字秀伯少有大志一時貴人非其能所致雖其能所致而終不足以立視之皆無如也紹興六年上書登聞陳策十二明年正月再上清朝政序

序亦十二語益切三日復上兵書指畫利害尤急高宗異之令政事堂召問君既不以求和為是而書語侵中書執政固不喜至召問君長揖色倨論事泉湧不屈執政愈怒奏罷之君不悔也將歸又以三書抵宰相曰苟違其言中興之業未見其可高宗側身修行以來天下之士四方獻進接踵釋白袍取通官美職衆矣嗚呼君之言不用而身無成亦豈其命也歟後七年君始入太學學法不許上書君亦絶不及當世獨塌屋對策猶抗

言如故以是無所合夫親遇明主千説悟意九筵之室可陛而登屢省之歌可颺而賡也尚邂逅不偶况一夫之取捨何足動心乎隱顯窮達之際在君可以無憾矣君所居號陳營里其先自蘭溪來至君九世先造一宅推與兄塘瀆疏通衢路曲達華榱複廂如邦侯邑君之宫又能薄已厚人赴其急時多貸少償鄉曲常依為恵主此雖不足以見君之材然士葢有一不得於世則銷墮摧折併其餘不能有為矣是故不可無録也君年七

十卒淳熙五年十一月九日十年十月辛酉葬東山夫人黄氏一子曰雅言先君四年卒雅言之子曰昂從余三十年請曰某常欲以吾祖為託至是始克有言也銘曰

徐樂嚴安愊臆見收有嘉秀伯良亦其儔誰不我與東山之休

朝議大夫知處州蔣公墓誌銘

蔣氏本陽羨人梁普通初澳為永嘉守澳弟湛以西華

奇山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即盧授馬故
鄉名建牙至公曾祖錫祖扶父贈中大夫惇及上五世
皆家郭南公諱行簡字仲可學不為舉子達於世用罷
度凝審登紹興庚午進士第時荆帥孫汝翼從事查籥
皆名士傾待公遂與薛公士隆壻孫氏主仙遊縣簿辟
四川制置司屬官罷為滁州判官金亮且反公請調丹
陽弩手三千守清流關副之州兵滁可保也主兵官笑
不應公遽令遠斥候敵既大入滁人徐渡江僮妾不逃

器用無喪又督運於天長傳言北兵至矣令尉欲棄芻茭而逝公曰姑止急燔之毋為敵資敵不敢進有以擅焚糧請劾公制置使劉錡曰此真知兵也乃已監明州市舶務舶船至即日抽製親自評量隨麄細立盡老儈束手蕃客跪公前昂其首加手於額拊地以謝秀安僖王歎曰天下安有如此好監官諸司相謂不旬月舉員畢知海鹽縣太守告公曰縣壞久欠州用經總數巨萬得材令庶補足乎公正色拒之已而新錢有餘舊欠亦

補及季年餘錢一萬一千倅行縣知之促公使具鈔公曰此夏稅錢代者事耳倅曰使君方以善理財薦公何必留錢為後人耶公縮舌駭曰善理財豈美名歟倅慙而止還朝裒平生著書五十篇號樞言上之執政愛其文曰院轄選也公不顧去通判興國軍大旱疫被數路公從一馬二卒齎㕮咀藥半夜宿村舍空常平以救他日過之所至輒數千人送迎知軍怪問其故皆泣曰昔不遇此通判吾屬闔門死矣知峽州歸舟無輜重有壓

動石十餘絡棄之王丞相同僚也周丞相同年也爭勞公良若曰郎有闕可待也公力辭曰重内輕外無甚於今某老矣朝謁之禮不堪也知常德府諸司舉異績對後苑清暉殿光宗面稱肯十數晝特送中書值留丞相引去逾月不決不果用知處州公治郡以愛惜知縣為本獄訟賦輸使任其殿負文檄付遞鋪一人不至縣庭武陵二年軍律嚴靜蠻猺震服省地晏然括蒼去鄉近治之尤詳更造板籍隱寄飛寄影占偽跋悉釐改好溪

堰旁山椿篠所聚請於朝禁席勢冒佃者貴人不悅提刑以為慢已御史亦妄疏自朝議大夫貶二秩罷公既休戶小室繆篆郁芬竟日却坐客至請入莊語而已慶元二年七月二日卒年七十一其明年七月八日葬膺符鄉瞿嶼乾山孫氏封宜人後三年卒男五二早夭伯輿從政郎邵武縣丞亦已卒叔輿承直郎新岳陽軍節推李輿迪功郎婺州司戶孫男十一人女八人公仕不希名譽誠意為民海鹽興國大兵後不陞降物力公始

行之數為上言百姓困悴可哀果閬大軍錢比他郡獨重峽州茶租均之客戶興國馬料敷於五等衡耒歲取麴引贛吉日較贓罰江東白收板帳湖南倍折冬苗夏絹和買已非正賦復有軍衣和買糯米科折止為省務復有覆紐價錢若此類聞一知十窮民何以堪命令大吏無不言州縣窘迫以咻公上以臣所見誠有窘迫之縣曾無窘迫之州占各公事視同己物狼心不厭矣雖與數州窘固在也臣欲擇朝士曉暢民事者先於一路

考財賦所從孰經常孰横斂其創支其定例何為而有餘何為而不足使遡源陷失者稽其違泝流費耗者訂其失抑配白着虐取諸民者一切論奏蠲除之富哉言乎太史公所謂可著廊廟者也聽公之言行公之諫則膏澤烏有不下於民者哉初河南郭忠孝子雍遯居長陽山公將出峽來見於白羊極言天人性命郭君曰天命之謂性非天命則不謂性也率此斯謂道也修此斯謂教也公又問雍得於兼山最要者郭君曰所得在艮

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也或爲著白羊問答行於世然則公之所存可知矣夫艮有止而無限居不獲之地立無與之時其止命也豈有欲於其間哉茍虞其未至於無欲也而限以止焉則或可矣而非止之正也余聞古之用人勝流一也平進二也科目三也干澤四也勝流者有所激發以厲其節平進者無所附離而行其志故世莫能好而科目以劵内必取干澤以鑿空速化雖

左雄山濤復生不與易也嗚呼蔣公終老不伸又奚恠焉叔輿又言自韓侂胄朋黨論起士大夫或去或逐公始欲謝事及趙公汝愚死公痛其寃因驟感疾不起噫是增異矣無彙征之利而有朋亡之憂何耶豈其好惡取捨一斷以義而不以巳參之耶銘曰

西華隱者巢許之流其孫以之以銘斯丘

高令人墓誌銘

蒙城高氏六歲父為京山尉能助其母思父輒涕泣父

歸乃已從知象山縣久思慮所不及必左右之為余妻
僦舍甚貧閑一間終日不聞聲親饌粥飦十餘盤魚肉
鮭菜略具人或以為難官視禄上下月儲以奉舅次伯
叔羣從無餘所食者太湖蔥城東菘芥爾服飾進止常
儼然見者皆尚其華整不知其敝故洗刷而然也晚歲
三子始育始有宅居稍墾田不市糴然自處一如其初
葢其剛簡無欲余所憚其静密有智余所服其多能而
易解緩急中程識事本末大抵余所資以為家也嘉定

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年五十二卒五年三月二十日葬開元觀後山余觀自古特立獨行之士無所復望於世而旅泊其身以苟免者固已衆矣是不足悲也然而亦豈不有大順親和戚之屬而為之託焉今余非敢謂特立而獨行也然既老而休且病且衰旦暮且盡而髙氏廹不余待遂棄余以是使余無順親和戚而為之託也是亦不足悲乎銘曰

千世之遠兮百年之長天寬而地濶兮比為何祥

葉君宗儒墓誌銘

君葉氏名士寧字宗儒自上世居樂清東鄉傳序甚遠最為舊姓父良臣有塵外趣雖在田野而散朗簡遠言不及利對之泊如也君寛中少忌習見其父能賤糴薄責休病哀死昏夜救村落之急一皆遵行又稍推廣之人以為恩已及從王公詹事游王公云此吾暮子立朝行事多以告之負氣落落既不自降屈曰安能長為舉人而有百年之宅千歲之田前臨清流旁接高阜亭院

深蕪竟日寂寂故人邑子常候門下行路惟聞棋聲出空虛山遨谷嬉意到不擇每樵歌夜動櫂謳早發水邊林表往往覿墜杯遺屐焉然則不吝其力之所及德施於人而身忘其憂足以稱善人矣夫余十六七識君時君亦尚少言論英發是是非非不肯假借余頗傾下之因思仲長統語甚羨君所為而君言吾寡兄弟子同姓宜為宗余謝不敢當然内嘉其意自是不相聞嘉定三年君養疾州南始復見之鬢毛雪白追記昔日相與把

手絶歎盎年六十六矣遂以九月丁亥卒里人為燃指祭祀既死皆出涕四年十二月甲申祔于父墓娶周氏一子曰賓三孫曰晉曰普曰魯將葬賓垂泣曰始先人有言儻在今日敢以請昔孔子遇舊館之喪而哭之哀脱驂而賻之門人譏其已重而孔子辭焉曰余惡夫涕之無從也嗟夫銘不愈重於脱驂乎余與君之偕少也遇諸塗之罔也託余宗之厚也去之五十年而不忘也是皆無從之類也聖人猶行之而况於學者乎故為銘

曰

鴻寘寘芙蓉之上鷺振振黄塘之下有揭其藏示來者

李仲舉墓誌銘

李伯鈞字仲舉楠溪人繇永嘉汛枝港盡汐而至楠溪則別為聚區風氣言語殊異其中洲四絶水陂匯深緩草樹多細色敞爽宜遠望舊名蒼墩溪之温厚處也其十世曰岑號蒼墩先生父曰嵩分寧縣尉仲舉甫十餘族里有大事巳能相可否老人咸異此兒及長足智慽

達以義理勝血氣倥偬難理雍容應會迷謬不決欻疾赴機而又外文内質章采粲錯輕重襄序主於敬共猝與之遇無不心暢神懌謂其對大賓入清廟矣問其方自溪谷出尤駭莫測也鄭景望薛士隆引為親友曰不幸而仲舉于世之味薄斯人者豈以章句限之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得官調監慈溪酒恥之曰吾何忍誘饑民捨其糠覈而適於醨糟耶謝不起葢仲舉之業成矣而年不究踰四十而卒有子曰源字深之材藝德

器如其父而居身益莊與人益畏𨗉蒸煩暑常整飾不惰廣庭狎聚揀語無慢情廬舍用器皆有常度不醉飽於物曰吾父祖乃爾吾何以堪之有痟渴疾未嘗離書曰吾師也疾㱚惟燒香曰吾友也始仲舉使余與深之游余甚幼而能記仲舉言行象其風裁至今想見之深之少余二歲余從童子戲深之儼然端默余輒為棄戲斂袵余謀於四方間一歸而見深之寡言笑康色如故余病且老不出戶故友影絕問深之則曰死久矣其子

義方實來則喪除矣悲夫仲舉父子積五六十年家行修本學明固將施之而固止之耶豈天之不相道歟文王曰譽髦斯士成王曰烝我髦士髦士非科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烝之所不及科舉敺之也以科舉論天下士失士甚矣然則非天也深之卒於嘉定五年年五十九三子義方長也曰義問義崇為弟後女一人嘉定五年十一月辛酉義方改葬仲舉於先墓後而深之從焉銘曰

所謂伊人山高谷深鶴哺於庭猿乳於林偲耶非耶而有斯吟

朝請大夫主管冲佑觀煥章侍郎陳公墓誌銘

思誠名景思姓陳氏信州弋陽人用祖丞相文正公恩補承奉郎監平江府糧料院光宗初即位詔天下言事思誠甫踰冠上十事多一時要切授淮東總領所幹辦事光宗不豫定省禮闕百官更諫思誠亦引李唐山人語極論任職廉善總領薦其材與籍田令遷太府寺主

簿序本寺丞遷宗正丞兼金部郎謁告視兄疾於當塗兄卒不忍復朝乞知衢州未至除將作少監兼尚右郎删修勑令就爲監除直祕閣兩浙轉運判官陞副使故事運司雖名察兩路其實内不過應辦宫禁外往來部舟護金使客而已及思誠所至則延問窮民遮道詞牒皆灼見庚隱予奪中情百姓駭歎云前此未嘗也爲杭學築門設戟儀比他州置錢塘左選監渡謹視重載覆溺者管内受輸多取者預催者催巳倚閣者皆禁訴水

旱而過限勿禁也民所願得輙來請思誠必議所以推行之皆曰方知有運使矣內引奏事言鎮江府折羅虛額當罷紹興府和買額重當減夫國之根本在州縣州縣根本在民欲寬州縣當裕民力當寬州縣令猥云裕民而急州縣若星火視其敝壞如髦蠻此誨使病民爾非裕之也思誠美儀觀音吐融暢上固聳聽因問其家世思誠奏大父康伯相高宗值逆亮送死竭臣子力賴累聖威靈幸而獲勝臨內禪特詔定策自請退休得守

鄉社都人稱賛曰所謂衣錦晝行者也上益喜書歸錦堂三字賜之尋又賜服三品内出金帶令繫又進直煥章閣遷太府卿兼夏官侍郎時開禧元年二月也初用事者専國久規釣奇功威服内外術不素講而先事挑敵在廷不獲聞思誠聞而未察也一日集侍從官議金移文變色叱咤曰國恥未報也彼乃以近事責我盍遂正名乎衆相顧皇恐對不堅决思誠曰昔孝宗慮此久矣遲回二十餘年終不敢發懼發不勝則安危存亡之

所從分也今財窘兵窮貪將朘剥外約難信内心弗齊
且辛巳之役只勞師一項傾倒經費遺患至今征伐重
事也後不可悔悔而復和恥益甚爾何報之有用事者
與思誠親冀其助已至是大怒亟命提舉玉局觀明年
兵四出月餘已潰散略皆如所言知鎮江府固辭移江
西運副歲荒流殍係路而官糴至四十萬甚急思誠通
借有無命州縣無敢遏糴喻寺觀趨從者死為瘞藏發
椿管舊積見納令任輸饑民賴以活而官糴亦告備市

人時其出設鄉華敬禮之既而金再求盟用事者以罪死思誠前議雖戶曉猶坐親嫌例罷二年得冲佑觀起有日矣先時豫章火思誠親救撲因感寒疾時作時止遂劇以嘉定三年五月二日卒年四十三上惜之命復直煥章閣致仕四年十一月八日殯鉛山縣仁義鄉楊原夫人湯氏封宜人子曰㯮曰梁皆將仕郎思誠競朗通達而以門閥自畏問學師友出於嗜欲余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填臆至其舍論辯從橫僮御必旰食而

返為僚於徐夜失睡者再三矣朱公之在建安接牘續簡無曠時遠質方聞遍扣尊老不以寒畯為間也攻偽既曰峻士重足不自保浮薄者以時論相恐喝思誠每為所親正說不忌與朱公書具言其無他公答曰其然其然韓丈於我本無怨惡我於韓丈亦何嫌猜乎所親見之意大折道學不遂廢思誠力為多邊事將作思誠諗故余告以立說有先後定計有始末無誤也思誠復言敵衰有徵矣余又告以魚爛瓦解其實未見今外弱

而形饑非也思誠悟曰決矣先生當知我為不預人事者未幾果以議不合去嗟夫廣學而壹好如思誠之厚其本鮮矣至於以民為貴而聚其所欲以去為輕而行其所知則又今世之難能焉使稔於歲以究其成殆庶幾哉父湖北提舉直祕閣名安節長子曰景參字守約次即思誠母福國太夫人韓氏賢而早寡課二子纆紈綺飽疏稗勤苦惜日故皆有名譽登進同時華寵矣不十年相繼殞落福國安命委數無甚過之哀獨計曰吾

兒未有銘使梁來請嗚呼思誠萬鍾養其母順道也令拽石寘冢間奈何累老人耶銘曰

美紹隆名相孫中興十事八九存驥稱其德揚和鑾玉以受治成璵璠擔簦問俗裘絮溫奮袂決策風霆奔亦既上升拱帝尊胡乃下斥游楊原天不與年人道昏母悲子啼記斯文

校書郎王公夷仲墓誌銘

進士試御前考官定號名來上所謂髙第者天子常親

擢賜之天下以此占上意好惡而士之遇否治之通塞係焉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龜齡為第一臨海王夷仲實第四於是高宗臨政久日新其德思與草野竒傑士共起世務遍閲所對策取能伸直節吐敢言者無問下第即拔置之而夷仲至舉司前後頓挫十數往返傫然窮老矣忽一日受明主不貲之恩如此龜齡既為一時所宗而夷仲與同時登甲科者亦皆獲重名於世至今稱策士之盛必曰丁丑榜為然然則豈士能自髙耶葢

上好之爾夷仲世臨海縣人曾祖安禮祖居中父庭筠解褐婺州推官滿秩待太學博士闕召試為祕書省正字兼聖政檢討官遷校書郎足疾乞玉隆觀明年乾道三年年六十一疾甚以六月五日卒四年二月九日葬重暉鄉唐奧山夫人賈氏先一年卒後三十二年長子似之卒次曰應之免解進士幼曰棐女嫁故知池州趙善臨孫曰象祖曰革曰夢龍曰丕祖曰淡曰字孫曰文子棐夢龍中進士第棐浙西安撫司幹官夢龍信州教

官始夷仲在婺孝宗立賜軍兵錢州無見緡未給也守方宴賓卒不顧衝幕徑上雜坐妄語夷仲聞變步行入府門卒望見即招手下曰節推來躬聲喏如平日且愬曰侍郎犒賞遲又欲折支與健兒逷夷仲笑曰汝誤矣即位例將四十年兵火散落我攢檢方早何得為遲錢已在庫何名為折卒稍退夷仲白守借於他司俄又報兵士毆庫吏死矣夷仲怒叱曰汝不聽名次而亂取必斬無赦卒意折皆曰依節推說始散去州人極以此多

君括有二士人家銀見官為烹揉而吳郡王自右曹符下攫取之士拒不聽吳謂其刼也移數獄至婺夷仲諷守守曰吁是力足畏也夷仲曰畏理耶毋力守因以委夷仲亟至右獄問詞主安在吏曰官人也隨司爾夷仲鞭吏急追詞主將械之其人大懼首服士幸免守併以此知君既入參政事故決意薦君矣在館為省試點檢得詩賦卷白於衆以為絶出也獨一參詳及同知論未合爾明日同僚來告曰事去矣同知陛諫長參詳亦入

臺矣夷仲曰不然此程文工拙也無關臺諫力辨之竟放高等四方士補試於貢院晨門未啓俱忌日行香至親王不得前取别卷過宰相街司競棘叢中或傳坐此罷太學矣夷仲論對從容為上言上曰聞無頼者亦來耶夷仲曰誠然萬人之聚固無不有然異日為陛下棟梁者皆是也上意解浮語浸息故夷仲雖不及預大議而果决敢辯危事堅正能遏横流余又聞一日上批夷仲及張校書恪皆為察官當筆參政使所親賀曰上不

知君選人明日為乞上殿改官也葢預計欲言者夷仲
皇恐辭曰某叨忝未逾月便作御史人不謂有徑路乎
懼終不許因草劄若備對者言考第舉員而後改官不
刊之法也近世或入穀或獻書或父祖勲伐或特旨上
殿皆得改秩雖繇權道徒啓倖門非祖宗意也所親果
復至曰上命無庸辭也夷仲出其槀知不可奪遂兩寢
之其於進退又能自重如此居貧尤厲操贖質而得金
價十倍家人有喜色夷仲趣使還之曰五月披羊裘而

負薪豈拾遺金也攝倅十月食本俸而已倅時攝州兼取之有司劾其罪倅窘持券五百祝夷仲曰請書紙為驗夷仲反券與書嗚呼夷仲不幸而不盡用然迹其素守本末而後知高宗之親擢可謂知人也已銘曰

噫蓄之早而售之晚道與世異用與好反後五十年記在碑板

著作佐郎錢君墓誌銘

君錢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端州司理名尚自錢塘徙

温州樂清為其邑人祖堯卿孝友任卹有實行紹興中州舉孝廉未及召而卒因表其居曰孝廉里父選贈承事郎君名敬直字敬子紹熙元年試禮部第一或謂士人以祧廟諱自名宜避因改易直而字季莊教授太平州入為太學錄博士太常博士祕書郎著作佐郎以疾得知池州嘉定四年五月丁亥卒年四十四於是池州未被命也朝廷以故例在館者官其子衡之將仕郎宜人翁氏先巳死遂以明年十月辛酉偕葬孝廉里東偏

曰獅岩次子曰德之二女未嫁君十歲能通記春秋三傳以其意作場屋文字機縱開闔腴澤粹好長老之有科目立聲價者反媿之曰是烏得為童子耶稍長學知古人統緒廣大高遠則遂慨然歎曰時文不足為矣常積書自繞為至夜不解帶旦不頮靧研覆精必以已所自到者為是繇是雲蒸川流筆態横生膏潤冰釋義理溢發玉縝金輝材質早成性尤沈密不輕用所能益人羣居論難鋒起時方人以病物君不出一語人莫能窺

頗疑君循默為身計朋友或竊議君聞殊不介意至在
奉常乞為范公祖禹謚正獻有內侍得旨賜謚者拒弗
為謚人始知君能於事有短長其間矣在太史因火災
迫宮廟時君疾已亟卧床令兄子本之抄藁封上自牢
相近臣及當時要務略皆盡言無隱於是人又知君能
陳義憤激奠而後發時而後言也為善獲譽其報為福
常理也好惡變遷真偽難知以善為盜則譽方為謗福
方為禍亦常勢也君不幸立於問學之末流而當好惡

毀譽之未定進而與世偶疑若多禍而鮮福矣然君廉不為劌方不為割不形物以明已不離衆以獨立也世環視而不得短則深厚不伐之名交歸之而大官美爵將傾赴焉人謂君必以此貴重矣而又遽死嗚呼合人之所不能合而猶不與人以其所當與是天之為耶雖然合人之所不能合者正其義也非求合也不與人以其所當與君子無怨於天可也銘曰

一縣始集兮塡如堵墻朋來數州兮紛其盈堂繾綣我

從兮三十雨霜今弗顧兮悲安放天高高兮地廣廣詔無窮兮靈勿爽

劉建翁墓誌銘

莆田劉起晦字建翁淳熙戊戌進士及第任福清主簿監建康府榷貨務知貴溪縣江西安撫司機宜召試祕書省正字兼吳益王教授開禧元年五月卒葬石室西原夫人方氏二子曰希醇某官曰希深建翁父名朔莆人號二劉先生者先生歿乾道中年太早非顯官家薄

不自振業天下悲憐之曰是寧有子耶及建翁勝冠帶克邁競强志義修立聲名遠聞人士皆喜走相傳筆相告也既中乙第愈益喜爲歡飲相樂也仕所歴無不爭薦君曰劉復之子渠可後之建翁有所擇曰某不宜受亦不敢怒也然所薦不過闕陛改官則固州縣常舉爾至爲館職然後厭曰足以待建翁矣嗟夫建翁底法父不忝父致大稱譽自其理而天下於建翁父子乃鄭重不已如此亦足以知好善者人之同心而爲善者之不

可息也建翁韻甚清氣安而貌和懸會宿解不以滯吝

嬰物事雖漫汗龐梗經建翁手必有條流秩序後可循

守也治縣極寛不為節限訟者從容各盡其辭已而敷

析折衷隱情遁節如鏡見象姦民未嘗不避影斂跡也

市里寒人必知名數雨雪凍仆計口與錢米疾癘天行

自煮藥不幸死給棺斂縣東起孤獨廬西安樂坊歲減

斛面米六千石糴本錢六十萬貴溪人謂建翁不曰知

縣曰吾翁也故聞其卒罷市聚哭為佛老事五晝夜建

翁既為上下信服同時有作邑者内不善為正字其人適在言地誣奏罷之夫舉一世所愛不能勝一人所忌使建翁稍進用必爭是非辯邪正決不能使一世盡愛建翁也然則世之所以愛建翁者豈能知之哉建翁内事兩世母奉從兄撫幼弟外交友朋接鄉里通無共有盡敬極孝一如二父人不知二劉已死也居室尤陋不改余閭過之及門而下建翁逡巡出迎中街笑曰自二父在而四方之過莆者無不造於庭蓋今之轎大於舊

矣乃世變也余亦哭曰轎雖大不數寸公門扉無乃太狹乎而不知變耶其偏盤四圍之僅通戶牖建翁指示余此吾二父講學處也余低徊久之不能去云銘曰

建翁之於父材德同年壽同官職又同曷爲踰之而有不逢悲哉

華文閣待制知廬州錢公墓誌銘

公姓錢氏諱之望字表臣常州晉陵人曾祖孟回殿中丞祖知雄父友贈中散大夫少放達喜奇策金亮至瓜

洲參贊虞允文方課水戰公請呼海船在澄江者雜舟師上下八面乘風截流若神賊駭不測可沮徑渡之計虞公行其說且問今當何向時敵號百萬江東危恐公曰兵無衆寡勇者先奮躁者先敗賊雖蟻聚而棄信殘酷驅脅遠來下莫順聽此内潰之勢也顧無怯而靜以待其變未幾敵殺亮而遁符離之役道謁張忠獻公曰相公何不三邊並出使彼東西奔命大功可立也今獨趨海泗一不如志疑謗交起無能為矣竟如公言登乾

道五年進士第授官襄陽府大軍倉虞丞相相錄前驗
差江西帥屬賴文政反前帥龔參政茂良白上以賊委
公公薦黃倬可用為方略授之立擒文政改官增秩公
奏賞倬宜厚臣濫恩也可損上多公讓從之以宣教郎
添差通判鎮江府母喪免再通判鎮江府知光州未行
知楚州上猶遲之改知和州初上令建康都統郭綱及
淮西帥漕實官田括隱占使兵為耕公極諫括田擾事
不速集但擇故荒圩美田五百七頃溝埤牛犂踰月皆

具兵亟就屯民不知役和故任武守連數人益壞公檢御有方郡復完代還上論事甚久因歎機會無有公對今有之恐陛下未能行上愕曰何謂也公曰曹操伐烏丸先主謀襲許今金主往上京兵將從者十七八儻鼓行即前彼子悖於室父困於塗往返萬里士馬疲極將何以戰一二日之機古人必爭況歲月懸隔乎上拊床曰好機會無人道此除金部郎官俄知楚州用屯田勞直祕閣議者以濠楚使効多代名自今逃死須言上乃

得收既有旨公言乾道初招魏勝郭昇張榮義從人給田勿課役勒五部月一至州習射犒激名曰使効葢陜西弓箭手法也纔三百餘人耳州縣惡其獷鋭難制死亡不復補甚者抑不令赴州失本意矣然則非官所廩安用代名雖曰免税而所謂歸正人皆未起課役非以使効故特優幸議者殆未詳也公遂募五百人部伍精熟盜不敢發於是上令教兩淮民兵萬弩手而公選勝兵七千八十九人參之軍制束以隊伍别以事藝嚴以

訓練他日上遣官拘試獨楚應格始公患大軍更戍毋留郡兵山水寨不就律無以應敵自徐子寅於山陽寶應置三十六莊寨禁無得私有軍實犯者衆而羊家寨瀕大海姦猾所聚公籍其尤剽悍二千三十五人約爲急難備且弛禁許挾弓弩自便皆感悅從命有李植者自言宿遷人韓世忠罷攻淮陽植父將與宗族鄉里自拔從之今已零落尚四五百家公歎曰諸葛孔明西縣之民也今植轉相語得四百十六人定其要束與莊寨

同上為特補植官在州四年所行多此類進直徽猷閣

公又條三邊戰守事曰揚州有三闕

城三塘楚有大小清河淮東恃此謂扼敵來處足矣

敵設乘虛自招信盱眙抵淮陰不一日薄揚州不二日

滁真通泰亦徑至江上彼兩路何獨不然陛下可無令

韓琦范仲淹者通一路險易熟議之乎且卒饑財匱兵

少今日之大患也然而卒欲飽則財愈乏矣財欲無乏

則減兵且不暇其何以增若兵自耕民自戰沿江諸軍

各擇地分內閒田種之而民兵萬弩手用一法給器械較精惰略計可十五萬與屯田大兵相參此三路之郛郭也昔韓世忠在鎮江張浚在建康淮東西便為地分大儀天長昭關柘臯敵來則戰豈有定所三衙助之所向克捷近諸郡修城築堡遣兵更戍犬牙占認尺寸之外胡越自分如此則誰肯出力會戰於要害之地耶臣覲諸軍氣習今昔頓殊昔欲戰不欲守今言守不言戰馴致疲懦十年之外雖守不能矣陛下幸詔諸將復紹

興地名使於世忠後輩若戰立勲夢寐庶幾無令消磨坐相視盡孝宗省奏太息曰方天下無事人樂安靜莫肯更張此論可謂憂深矣時光宗參決上顧曰太子熟看人材須用方見和親久材無所施更無事當遂委靡朕思之懍然太子宜常在念錢其可使帥揚州是歲淳熙十五年也雨自五月至六月清河溢隳城千丈公揃循賑貸恩紀勤備楚人德之進直寶文閣知襄陽府言者詆公昨在楚既修城水卒突壞削職罷公始至楚以

舊樓櫓不壯易之千間城敗非樓櫓咎蓋議者誤也知靜江府錢濫惡流入兩淛朝廷議禁絶提點鐵冶劉煒請以私錢二當官錢一抽貫數百約其多少府庫皆封鐍市邑闔閉兩淮騷然公四疏言止弊息姦要在安靜淮東地不產鐵人不私鑄貨幣轉易民何罪焉且天下安危在邊北使過淮耳目所接繫國體尤重上悟以官會椿管米度牒僧費數百萬緡盡收淮東西私錢納鑪韝中而後少定然時宰諱公言切竟以失察私錢坐鐫

一官安撫司兵自劉綱向子固有東西寨使効晁公武有効用郭棣有効士有强勇名號雜軍律不齊豪盜隱伏為一方患公請併及强勇募材武足千人隸御前置統領守將之宿蠹始革公之在楊會復治兩淮民兵而公在楚日既施設有緒至是遂具為一路條目取丁結隊執色總首分部開收任責七事上悉行之仍下其法於淮西及將進丁入老公手書屬郡喻上指懇切選丁壯四萬八千二百餘人增舊籍三之一於是淮西趙鞏

奏罷萬弩手上付公相度公奏紹興末孝宗命張浚置御前萬弩營於建康癸未戊泗州甲申與敵鬬皆有功乙酉講解散歸其家乾道中令徐子寅復置於真州其後就田自便不復喚集二十三年矣弩藝劣弱壯建銷墮聳所見近事也至於土著無逃亡之患自耕無坐食之費民兵萬弩手最為近古孝宗所命浚所行不可廢也不原其立法之初而議其受弊之末則羊亡而禮從之矣萬弩手得不廢葢公在楚四年在揚三年及前後

反覆為上言大抵以屯田民兵萬弩手山水寨為進戰退守之要始末皆守一説思慮皆執一意非若他視時上下隨世改易揣摩而投合之也王卿月使金道病公代之既除直龍圖閣再任而言官以公營運販易降顯謨閣罷初公之併强勇軍總領必欲使揚州自當券食之半公爭不獲别為營運以其息給之又力爭曰御前軍而仰食州郡可乎五具奏始已以本錢歸備邊庫自是公屢被詆輒黜有造游士之獄者索其楮中得公彈

文檢御史所上不差一字復以公提點鑄錢事留為軍器監實録院檢討官將用矣而大奚山盜起故除祕閣修撰知真州大奚孤峙海中去州一潮汐民煑鹽自業漁採亡命羣聚吏兵容之非一日提鹽繩之急怨而為變諸司招捕前卻異同紛紜賊愈横遂空巢窟奪客舟徑指城下州人大恐將逃公麾諸軍奮擊一戰殄滅列柵山上分兵戍之徼公决策廣東幾亂併闗官罷攝士捐丁田米分鈔歷日錢歲萬七千緡場務積欠四萬餘

緡珠香翠毛不買一錢除華文閣待制尋知隆興府當
漢攀路涕泣改知廬州至數月疾病參半猶自力判諸
司累訟不定數百事光黃民爭持曲直詣公會最郡用
除其冗複歲省萬五千餘緡銜兵兩寨以客將書表為
將佐公一澄革又以安豐忠勇軍不治奏斥統制邊公
彥欲考詳沿邊利害別為綱目而公病不起以慶元五
年七月十八日卒年六十九廬人及淮西人待公疾瘳
投詞者千餘人嗟嘆曰包待制死耶作十五詠詩以傷

之六年三月十八日葬江陰縣昭聞鄉毓里山令人何氏後公四十二日卒祔馬子延碩早夭廷玉某官廷瑞某官廷珎某官一女先嫁戎知剛再嫁某官孫男二孫女六階中大夫爵晉陵男初孝宗雖修紹興故事復與金通使而以其間討軍政講邊備陰擇竒材為有事之用親擢下僚至貴顯數十百人公能最髙誠款内發事有不便陳義指切未嘗顧望所建置後皆遵行不敢變然世未能知故具記其言與事所以見天子鑒識盡下

人臣憂懼思職而公之遇合可考矣銘曰

孝宗上聖忌巳好能匪徒好之超侯躐卿時惟錢公百選一逢材如源泉汲用無窮揚東豫西越南雍北四郊不警雖警迄息冠帶羣寇韶勺世讐畏戰靡靡明主所憂孝宗寶天公困多毀侍從晚矣歲月弗止既謀既明既勤既成當時不知况彼後生孰遠而存孰堅而朽我垂於文以俟夫久

水心集卷十八